

· 综述 ·

东西方文化下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障碍的关系研究进展

周菡 李冠军 李春波 朱卓影

20003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通信作者: 朱卓影, Email: zhuzhuoying@smhc.org.cn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0.06.010

【摘要】 情绪调节与多种精神心理障碍密切相关, 而此关系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现总结对比东西方文化中适应性和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中, 适应性策略常与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显著负相关, 而非适应性策略则与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显著正相关; 东方研究则有不同的发现, 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非适应”的表达抑制和反刍策略上, 二者与精神心理障碍之间无明确的相关性。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视角探讨这些异同, 总结情绪调节观念、人际关系、表达形式和思维模式四个视角的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为情绪调节与精神心理障碍关系的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情绪调节策略; 精神心理障碍; 文化差异; 综述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Zhou Han, Li Guanjin, Li Chunbo, Zhu Zhuoying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Zhuoying, Email: zhuzhuoying@smhc.org.cn

【Abstract】 Emotion regul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variety of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influenced by cultural facto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mental disorder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western culture, adaptive strategies are often foun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ultiple mental disorders, while maladaptive strategi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ultiple mental disorders. However, studies of people with Eastern origins showed partially different results. They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xpression of inhibition and rumination strategi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unadaptable" in western culture. There is no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mental disord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mental dis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beliefs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xpression form, and thinking mode,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his basis,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s.

【Key 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Mental disorder; Culture difference; Review

情绪调节指个体对情绪体验的效价、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调节, 是个体为实现其目标而对情绪反应的强度和特征进行监控、评估和调整的一系列外在和内在心理过程^[1]。情绪调节缺陷对多种精神心理障碍的发病、维持和发展有重要影响^[2]。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 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和效果并不相同^[3], 情绪调节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亦存在差异。现拟对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关系的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总结此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同, 从而促进情绪调节与精神心理障碍关系的跨文化研究。

情绪调节策略有不同的分类和测量方法。有学者提出了基于纯认知角度的9种情绪调节策略, 包括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沉思(反刍)、灾难化、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4]。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则根据使用情绪调节策略

的时间进行分类,强调了在情绪事件早期使用的认知重评策略和情绪事件后期使用的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5]。国外学者对情绪调节的综述研究中考察的情绪调节策略多于上述分类中所涉策略^[6-7],并将情绪调节策略归为适应性和非适应性两类,前者主要包括认知重评(reappraisal)、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接受(acceptance),后者则主要包括表达抑制(suppression)、回避(avoidance)、反刍(rumination)。现总结这两大情绪调节策略类别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并讨论此关系的文化异同。

一、西方文化中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

1. 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对压力性情境产生积极的解释或观点以降低心理痛苦^[8],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均有认知重评缺陷。例如,抑郁症患者无法进行合理的认知评价,存在消极的认知偏差^[9];而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均难以有效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情绪^[10-12]。

问题解决是个体有意识地改变压力性情境或其结果从而调节情绪的方式^[8],问题解决能力的缺乏亦与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有关。不能有效运用问题解决策略的青少年会出现更多的睡眠问题^[13]。进食障碍患者难以进行以目标导向解决问题的有效行为,从而倾向于通过病理性的进食行为来处理情绪^[14]。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常使用冲动或鲁莽的无效问题解决策略^[15]。并且,无效的问题解决方式亦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程度^[16]。

接受则是指个体允许和接纳自己的所有反应、不与其对抗^[6]。物质滥用患者^[17]、进食障碍患者^[14]、出现睡眠问题的青少年^[13],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18]对负性情绪的接受都较差。以接纳为核心的正念治疗在抑郁症、焦虑症、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多种疾病的良好效果也间接指出了接受策略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19-20]。

2.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表达抑制是当个体的情绪被唤醒时,有意识地压制情绪表达行为^[21]。表达抑制策略在短时间内可降低悲伤等负性情绪的程度,却无法有效应对长期情绪和生理反应^[7],并且对积极情绪的抑制会导致自尊以及整体心理适应能力的下降^[22]。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倾向于回避表达或交流负性情绪,会使用更多的表达抑制策略^[12, 23]。与此类似的是,抑郁症患儿对表达和交流负性情绪的抗拒亦高于健康儿童,而且,即使是抑郁症康复

患者在面对负性情绪时,仍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24]。

回避是指对思维、情绪、感觉、记忆等一系列心理反应的抑制和隔离,使个体产生更多消极思维、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25]。使用更多回避策略的青少年会出现更多的睡眠问题^[13]。抑郁症患者^[26]、社交焦虑障碍患者^[22]以及物质滥用患者^[17]都会使用更多的回避策略。

反刍则指个体对压力源和自身反应以及及其前因后果进行反复且消极的思考^[27]。反刍思维与抑郁、进食障碍高度相关,且对疾病起病具有显著预测作用^[16, 28]。研究亦表明,抑郁症和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比健康对照使用更多的反刍策略来调节情绪^[29]。

综上,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密切相关,无法有效管理对日常事件或重大生活事件的情绪反应的个体易受疾病侵扰。其中,认知重评、问题解决和接受的情绪调节策略是精神心理障碍的保护因素,表达抑制、回避和反刍则是风险因素。

二、东方文化中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障碍的关系

国内本土研究对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与西方基本一致。研究表明,在国内人群中,使用认知重评的频率与抑郁症患者的个人痛苦程度呈显著负相关^[30],与异常进食行为亦呈负相关^[31]。并且,合理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是抑郁的保护因素^[32-34]。接受策略与个体焦虑和抑郁程度亦呈显著负相关,且负向预测未来的焦虑和抑郁程度^[33, 35]。

然而,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关系在本土研究中并无一致结论。一些研究汇报了与西方研究结果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例如,表达抑制策略与抑郁症患者的个人痛苦程度呈正相关^[30]。此外,无论面对正性或负性情绪,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康复期大学生对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都高于健康对照组^[36]。在老年人群中,使用反刍策略是抑郁的危险因素^[32],反刍思维也与抑郁和焦虑程度呈正相关^[33, 37]。但是,另外一些本土研究并未发现此关系,甚至出现了反向的相关关系。例如,在校健康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与表达抑制无相关关系^[34]。同样的,中国医学生的异常进食行为与表达抑制亦无显著相关^[31]。亦有研究表明,相比使用更多上行情绪调节(up-regulation)策略的青少年,使用更多下行情绪调节(down-regulation)的青少年,体验到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更多的正性情绪^[38]。

跨文化研究直接比较东西方人群,其结果更为

精准,并一致发现在西方被视为“非适应”的表达抑制与反刍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东方的消极影响更小,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有益的。例如,表达抑制对负性心理功能的预测关系在欧裔美国被试者中存在,但是对于中国香港的被试者,二者并无相关性^[3]。并且,当要求被试者刻意进行表达抑制时,高水平表达抑制使欧美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降低,而中国香港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不受影响;同时,低水平表达抑制对欧美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无影响,但是使中国香港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增加^[39]。一项对于23个国家情绪调节策略和精神心理障碍关系的调研亦发现,就整体平均值而言,使用表达抑制越频繁的国家,抑郁症、焦虑症、物质滥用等精神心理障碍的发病率就越低,间接表明文化对两者关系的影响^[40]。关于反刍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虽然亚裔美国人比欧洲裔美国人使用更多反刍策略,但反刍策略对他们的情感、抑郁、焦虑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后者小很多^[41]。

综上所述,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在东西文化背景下存在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西方视为“非适应”的表达抑制和反刍这两种策略上。然而,现有研究结论并不明确,且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因此,文化对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关系影响的机制需要进一步厘清。

三、文化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关系的方式

为何表达抑制和反刍在西方文化下对精神心理障碍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东方文化下这种消极影响减弱甚至消失?现试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东西方文化下个体对于情绪表达的观念和态度不同。西方文化下的个体对情绪表露的诉求相对更高,需要通过情感表达以最大化积极情绪,最小化消极情绪^[42]。对他们而言,表达自身的正性情绪、追求愉悦感受被认为是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被认为是有益身心健康^[43]。因此,表达抑制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危害。然而,在东方文化中,人们对情感表达的态度较为消极、重视程度低^[44]。同时,东方多为集体主义文化,人际和谐是核心的社会规范,文化要求人们谦让克制,重视他人的感受,隐藏强烈的情绪,保持冷静,并且这些能力被视为成功的重要条件^[38]。因此,东方文化下的个体在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同时,既遵守了社会规则,也满足了社会期望,表达抑制的消极影响因而得以减弱甚至被抵消。

其次,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可能受到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而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东西方文化下对人际关系具有不同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个体的人际关系质量对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有重要影响^[45]。受社会规范影响,情绪的表达和抑制对人际关系在东西方文化下呈现不同的影响。东方文化并不鼓励情感表达,而是提倡谦让克制,过度的情感表达可能会损害人际关系^[46]。而在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认为应该充分表达情绪,对情感表露的抑制则会使他人感到虚假、不真诚,从而造成不信任感,损害人际关系^[47]。因此,表达抑制对精神心理障碍的影响可能通过人际关系质量的中介作用,在不同文化中对精神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

再次,在东西方文化中,非适应性策略的消极影响可能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东方文化下的个体,表达抑制和反刍的消极影响可能从心理转向了生理。有学者指出中国人的抑郁症患病率更低,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人倾向于否认心理疾病的存在,或者倾向于以躯体的形式(如睡眠问题、食欲低下、乏力)表达抑郁^[48]。此外,一项以中国香港健康大学生为被试者的试验研究表明,每周3次的自我同情书写(self-compassion writing)使个体在短期内报告了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少的积极情绪,但是在长期内帮助个体缓解了躯体症状,如睡眠问题、持续疲劳、胃酸或消化不良、食欲低下等^[49]。可见,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心理与生理有着密切的关系,隐性的文化规范约束着中国人的情绪调节,心理问题可能以躯体和生理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导致表达抑制和反刍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关系的减弱。

最后,东西方的思维模式差异使得反刍策略的影响有所差异。东方文化注重整体性思维,西方文化则偏重分析性思维^[50]。整体性思维者对情绪的体验遵循矛盾原则、变化原则和背景原则,他们相信每种情绪都有与其对立的另一种情绪,万事万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以流动和变化的形式存在^[50]。具有整体性思维方式的东方文化的个体在进行反刍思维时,可能产生与消极情绪对抗的积极情绪,他们也更倾向于把自己个人的情绪状态放在更广阔背景下考虑问题,同时更注重丰富的因果关系,将自我与情绪体验疏离开来。以道家“祸福相依”的理念为例,个体相信暂时的短期的痛苦可以带来未来长期的幸福,有研究表明,中国人更多从长期目标考虑问题,更易接受当下的不幸^[38]。因此,东方

的整体性思维可能缓冲了反刍思维的消极影响。

综上,文化差异对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以及生理有着深入广泛的影响,因此导致了表达抑制和反刍策略在不同文化下的作用和结果的差异。

四、展望

通过对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关系的研究梳理以及对潜在机制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4点展望以供未来研究参考。第一,情绪调节态度或观念可能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已有研究发现通过改变欧裔美国人对表达抑制的信念,能够减弱表达抑制的消极影响^[51],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中的情绪调节态度或观念如何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效果。第二,人际关系可能在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在研究各种情绪调节策略时,尤其人际间的策略,如表达抑制,可以同时测量个体短期与长期的人际关系,以明确不同文化中特定情绪调节策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继而对精神心理障碍的影响。第三,如前所述,对于东方文化下的个体,表达抑制和反刍对精神心理障碍的消极影响可能从心理转向生理,未来研究应更全面地考虑情绪调节策略影响,除心理因素外,也应考虑生理方面。研究者可以考虑增加生理变量的测量指标,例如从微观的脑电指标^[52]到宏观的睡眠质量^[53],均可帮助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情绪调节策略对精神心理障碍的影响。第四,为了更加直观地测量反刍思维的复杂过程,可以应用文本分析技术^[54]。人对语言的使用能够反映人格特质和心理过程,对词语的量化统计能够帮助探索个体的心理和思维过程,因此,通过记录反刍思维,对其进行文本分析能够更加直观量化地揭示东西方的思维差异,进而解释反刍思维在不同文化下的影响差异。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文章撰写为周菡,论文修订与校审为李冠军、朱卓影、李春波

参 考 文 献

- [1] Gratz KL, Roemer L.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J]. *J Psychopathol Behav*, 2008, 30(4): 315. DOI: 10.1007/s10862-008-9102-4.
- [2] Sloan E, Hall K, Moulding R,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as a transdiagnostic treatment construct across anxiety, depression, substance, eating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J]. *Clin Psychol Rev*, 2017, 57: 141-163. DOI: 10.1016/j.cpr.2017.09.002.
- [3] Soto JA, Perez CR, Kim YH, et al. Is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lways associated with poorer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European Americans and Hong Kong Chinese[J]. *Emotion*, 2011, 11(6): 1450-1455. DOI: 10.1037/a0023340.
- [4]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J]. *Pers Individ Differ*, 2001, 30(8): 1311-1327. DOI: 10.1016/S0191-8869(00)00113-6.
- [5] Gross JJ, John O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J]. *J Pers Soc Psychol*, 2003, 85(2): 348-362. DOI: 10.1037/0022-3514.85.2.348.
- [6] Schäfer JÖ, Naumann E, Holmes EA,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Youth: A Meta-Analytic Review[J]. *J Youth Adolesc*, 2017, 46(2): 261-276. DOI: 10.1007/s10964-016-0585-0.
- [7] Aldao A, Nolen-Hoeksema S, Schweizer S.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cross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J]. *Clin Psychol Rev*, 2010, 30(2): 217-237. DOI: 10.1016/j.cpr.2009.11.004.
- [8] Gross JJ. 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J]. *Rev Gen Psychol*, 1998, 2(3): 271-299. DOI: 10.1037/1089-2680.2.3.271.
- [9] Dryman MT, Heimberg RC. Emotion regulation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J]. *Clin Psychol Rev*, 2018, 65: 17-42. DOI: 10.1016/j.cpr.2018.07.004.
- [10] Schulze L, Domes G, Krüger A, et al. Neuronal correlate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borderline patients with affective instability[J]. *Biol Psychiatry*, 2011, 69(6): 564-573. DOI: 10.1016/j.biopsych.2010.10.025.
- [11] Berking M, Wupperman P.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ntal health: recent findings,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Curr Opin Psychiatry*, 2012, 25(2): 128-134. DOI: 10.1097/YCO.0b013e3283503669.
- [12] Kivity Y, Huppert JD. Does cognitive reappraisal reduce anxiety? A daily diary study of a micro-intervention with individuals with high social anxiety[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16, 84(3): 269-283. DOI: 10.1037/ccp0000075.
- [13] Palmer CA, Oosterhoff B, Bower JL, et al. Associations among adolescent sleep problem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ffective disorders: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J]. *J Psychiatr Res*, 2018, 96: 1-8. DOI: 10.1016/j.jpsychires.2017.09.015.
- [14] Mallorquí-Bagué N, Vintró-Alcaraz C, Sánchez I,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as a Transdiagnostic Feature Among Eating Disorders: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pproach[J]. *Eur Eat Disord Rev*, 2018, 26(1): 53-61. DOI: 10.1002/erv.2570.
- [15] Pawluk EJ, Koerner P, Tallon K, et al. Unique Correlates of Problem Solving Effectiveness in Individual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J]. *Cognitive Ther Res*, 2017, 41(6): 881-890. DOI: 10.1007/s10608-017-9861-x.
- [16] Hasegawa A, Kunisato Y, Morimoto H, et al. How do Rumination and Social Problem Solving Intensify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Study[J]. *J Ration Emot Cogn Behav Ther*, 2018, 36(1): 28-46. DOI: 10.1007/s10942-017-0272-4.

- [17] Shorey RC, Gawrysiak MJ, Elmquist J, et al. Experiential avoidance, distress tolerance, and substance use cravings among adults in residential treatment for substance use disorders[J]. *J Addict Dis*, 2017, 36(3): 151-157. DOI: 10.1080/10550887.2017.1302661.
- [18] Sebastian E, Tobias N, Matthew C, et al. Interpersonal Problems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izin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Impulsiveness[J]. *J Pers Disord*, 2019, 33: 427-444. DOI: 10.1521/pedi_2019_33_427.
- [19] Hofmann SG, Gómez A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J]. *Psychiatr Clin N Am*, 2017, 40(4): 739-749. DOI: 10.1016/j.psc.2017.08.008.
- [20] Carmona I Farrés C, Elices M, Soler J, et al. Effects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Impulsivity Versus Emotional Dysregulation[J]. *Mindfulness*, 2018, 10(7): 1243-1254. DOI: 10.1007/s12671-018-1071-4.
- [21] Gross JJ. 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J]. *J Pers Soc Psychol*, 1998, 74(1): 224-237. DOI: 10.1037//0022-3514.74.1.224.
- [22] Kirk A, Meyer JM, Whisman MA, et al. Safety behaviors,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anxiety: A path analysis approach[J]. *J Anxiety Disord*, 2019, 64: 9-15. DOI: 10.1016/j.janxdis.2019.03.002.
- [23] Klemanski DH, Curtiss J, McLaughlin KA,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Transdiagnostic Role of Repetitive Negative Thinking in Adolesc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J]. *Cognit Ther Res*, 2017, 41(2): 206-219. DOI: 10.1007/s10608-016-9817-6.
- [24] Ehring T, Tuschen-Caffier B, Schnülle J,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spontaneous versus instructed us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reappraisal[J]. *Emotion*, 2010, 10(4): 563-572. DOI: 10.1037/a0019010.
- [25] Hayes SC, Strosahl K, Wilson KG, et al. Measuring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 Preliminary Test of a Working Model[J].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2004, 54: 553-578. DOI: 10.1007/BF03395492.
- [26] Brockmeyer T, Kulesa D, Hautzinger M, et al. Differentiating early-onset chronic depression from episodic depression in terms of cognitive-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avoidance[J]. *J Affect Disord*, 2015, 175: 418-423. DOI: 10.1016/j.jad.2015.01.045.
- [27] Nolen-Hoeksema S, Wisco BE, Lyubomirsky S. Rethinking Rumination[J]. *Perspect Psychol Sci*, 2008, 3(5): 400-424. DOI: 10.1111/j.1745-6924.2008.00088.x.
- [28] Smith KE, Mason TB, Lavender JM. Rumination and eating disorder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sis[J]. *Clin Psychol Rev*, 2018, 61: 9-23. DOI: 10.1016/j.cpr.2018.03.004.
- [29] Arditte Hall KA, Quinn ME, Vanderlind WM, et al. Comparing cognitive styles in social anxiety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An examination of rumination, worry, and reappraisal[J]. *Br J Clin Psychol*, 2019, 58(2): 231-244. DOI: 10.1111/bjc.12210.
- [30] 赵帅, 周晓琴, 张蕾. 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症患者共情的影响[J].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2016, 51(12): 1850-1853. DOI: 10.19405/j.cnki.issn1000-1492.2016.12.031.
- Zhao S, Zhou XQ, Zhang L. Influenc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mpathy[J].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Anhui*, 2016, 51(12): 1850-1853.
- [31] 陆姣, 靳珍珍, 张持晨. 情绪调节策略对医学生压力知觉与异常进食行为的影响[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 40(6): 850-853.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9.06.017.
- Lu J, Jin ZZ, Zhang CC.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 on perceived stress and abnormal eating behavior through different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mong medical students[J]. *Chin J Sch Health*, 2019, 40(6): 850-853.
- [32] 牛建梅, 刘秀英, 孔繁智, 等. 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与情绪调节策略的病例对照研究[J].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2018, 40(3): 312-315. DOI: 10.16050/j.cnki.issn1674-6309.2018.03.013.
- Niu JM, Liu XY, Kong FZ, et al. A Case-control Study on De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2018, 40(3): 312-315.
- [33] 孙俊俊, 罗艳艳, 张瑞芹. 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状况及其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19, 22(31): 3887-3892.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19.00.441.
- Sun JJ, Luo YY, Zhang RQ. Relationship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ith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 2019, 22(31): 3887-3892.
- [34] 崔向军, 逯春洁, 郭永芳, 等. 大学生情绪调节与抑郁的相关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3): 431-433.
- Cui XJ, Lu CJ, Guo YF,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2, 20(3): 431-433.
- [35] Cheung RYM, Ng MCY. Mindfulness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Underlying Roles of Awareness, Acceptance, Impulse Control, and Emotion Regulation[J]. *Mindfulness*, 2018, 10(6): 1124-1135. DOI: 10.1007/s12671-018-1069-y.
- [36] 孙岩, 吴薇, 刘强. 康复期大学生精神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策略调查研究[J]. *精神医学杂志*, 2016, 29(3): 202-205. DOI: 10.3969/j.issn.2095-9346.2016.03.013.
- Sun Y, Wu W, Liu Q. An investigation about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i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rehabilitation stage[J].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6, 29(3): 202-205.
- [37] 魏义梅, 付桂芳. 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1): 68-70.
- Wei YM, Fu G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College Students[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8, 16(1): 68-70.
- [38] Sang B, Deng X, Luan Z. Which emotional regulatory strategy makes Chinese adolescents happier? A longitudinal study[J]. *Int J Psychol*, 2014, 49(6): 513-518. DOI: 10.1002/ijop.12067.
- [39] Nam Y, Kim YH, Tam KKP. Effect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Americans and Chinese[J]. *J Cross Cult Psychol*, 2018, 49(1): 149-160.
- [40] Matsumoto D, Yoo SH, Nakagawa S. Cultur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djustment[J]. *J Pers Soc Psychol*, 2008, 94(6): 925-937. DOI: 10.1037/0022-3514.94.6.925.
- [41] Chang EC, Tsai W, Sanna LJ. Exam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mination and adjustment: Do ethnic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Asian and European Americans[J]. *Asian Am J Psychol*, 2010, 1(1): 46-56. DOI: 10.1037/a0018821.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意念与基因甲基化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迪丽娜孜·卡日 邹韶红 胡曼娜

830001 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迪丽娜孜·卡日); 830001 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邹韶红、胡曼娜)

通信作者: 邹韶红, Email: zoushaohong@126.com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0.06.011

【摘要】 双相情感障碍是高致残性的重型精神障碍,具有很高的自杀率。近几年,多项研究显示基因甲基化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相关。现对近年来有关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意念与基因甲基化相关性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 双相情感障碍; 基因甲基化; 自杀; 综述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and gene methyla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Dilinazi Kari, Zou Shaohong, Hu Manna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01, China (Dilinazi K);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 Urumqi 830001, China (Zou SH, Hu MN)

Corresponding author: Zou Shaohong, Email: zoushaohong@126.com

【Abstract】 Bipolar disorder is a severe and highly crippling mental disorder with a high suicide rate. In recent year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ene methy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n this paper, the recen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and gene methyla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ere summarized.

【Key words】 Bipolar disorder; Gene methylation; Suicide; Review

- [42] Kitayama S, Markus HR, Kurokawa M. Culture, Emotion, and Well-being: Good Feeling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Cognition Emotion*, 2000, 14(1): 93-124. DOI: 10.1080/026999300379003.
- [43] Brans K, Koval P, Verduyn P, et al. The regulation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affect in daily life[J]. *Emotion*, 2013, 13(5): 926-939. DOI: 10.1037/a0032400.
- [44] Deng XM, An S, Cheng C.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 emotion regulation[J]. *Pers Indiv Differ*, 2019, 149: 220-222. DOI: 10.1016/j.paid.2019.05.057.
- [45] Zhao YP, Zhao YF, Lee YT, et al. Cumula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isk and resilience models for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J]. *Pers Indiv Differ*, 2020, 155: 109706. DOI: 10.1016/j.paid.2019.109706.
- [46] Butler EA, Lee TL, Gross JJ. Does Expressing Your Emotions Raise or Lower Your Blood Pressure? The Answer Depends on Cultural Context[J]. *J Cross Cult Psychol*, 2009, 40(3): 510-517. DOI: 10.1177/0022022109332845.
- [47] Wei M, Su JC, Carrera S, et al. Suppression and interpersonal harmony: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s[J]. *J Couns Psychol*, 2013, 60(4): 625-633. DOI: 10.1037/a0033413.
- [48] Parker G, Gladstone G, Chee KT. Depression in the planet's largest ethnic group: the Chinese[J]. *Am J Psychiatry*, 2001, 158(6): 857-864. DOI: 10.1176/appi.ajp.158.6.857.
- [49] Wong CCY, Mak WWS. Writing can heal: Effects of self-compassion writing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J]. *Asian Am J Psychol*, 2016, 7(1): 74-82. DOI: 10.1037/aap0000041.
- [50] De Vaus J, Hornsey MJ, Kuppens P, et al. Exploring the East-West Divide in Prevalence of Affective Disorder: A Case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ping With Negative Emotion[J]. *Pers Soc Psychol Rev*, 2018, 22(3): 285-304. DOI: 10.1177/1088868317736222.
- [51] Tello LY. Beliefs influence the consequences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5.
- [52] 杨青青, 胡娜, 陈旭, 等. 恋人亲密情景下的回避型与安全型依恋个体情绪调节电生理差异[J]. *心理学报*, 2018, 50(3): 306-316. DOI: 10.3724/SP.J.1041.2018.00306.
- Yang QQ, Hu N, Chen X, et al.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s of different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the avoidant and the secure attachment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lovers, intimacy[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18, 50(3): 306-316.
- [53] O'Leary K, Bylsma LM, Rottenberg J. Why might poor sleep quality lead to depression? A role for emotion regulation[J]. *Cogn Emot*, 2017, 31(8): 1698-1706. DOI: 10.1080/02699931.2016.1247035.
- [54] Tausczik YR, Pennebaker JW. The Psychological Meaning of Words: LIWC and Computerized Text Analysis Methods[J]. *Journal of Language & Social Psychology*, 2010, 29(1): 24-54. DOI: 10.1177/0261927X09351676.

(收稿日期: 2020-04-20)

(本文编辑: 戚红丹)